

第十六回 訪親闖誤入花宮 落火坑狂淫禪院

再說霍夫人自居潮州府後，到十月中，春暉生下個男兒來，大家歡喜，取名小春。過了五年，文新因想父母，心中如割，又思玉娘與翠樓音信不通，未知光景如何，豈不耽誤她們青春少年。一日對夫人和春暉商量，要悄悄到江右吳越一路尋訪父母消息，便道看看岳父靈樞，兼候一候玉娘翠樓。霍夫人久有此意，未曾說出，今見文新話及，與女兒皆道去走一遭。擇了吉日，把八十金買了些藥材，打扮個小客商模樣，辭了夫人小姐，春暉就寫書寄候玉娘。文新搭了小船，曉行夜宿，不只是一月，已到南昌，把藥貨上了客店。次日文新偶閒步行，有三里之地，望見一個殿宇甚大，蒼松古柏，環繞茂密。文新乃自忖道：「這等境界，必是清修之地方，何不進去隨喜一番？」行到寺門，只見上面題著青蓮寶岸四大字。又行到第二重門，正門關鎖，旁邊一個小門半掩。推開進去，是一個大雄寶殿，上到殿中，便倒身禮拜。起來閒步，忽見一個小僧出來，張了一張，走進去了，俄頃間又是兩個出來探一探，又縮過去。不一時走出個中年的來，向文新問訊道：「尊官他鄉何處，何事降臨小庵？」文新方曉得是個女兒庵，答道：「小生從東粵到此，偶然信步行來，不知是女菩薩修行所。」那尼道：「原是遠方檀越，請進裡面隨善奉茶。」文新謙道：「不消，怎當此。」尼固請，只得隨她進來。入了小角門，轉彎抹角，方到一深院，收拾得十分整齊，鋪設之類，色色皆精。又見兩個少年尼姑出來問訊，請坐。一個十五六歲女童，獻上四盞茶來。茶罷，文新起身告辭。中年尼姑道：「尊官到此，尚未奉齋，如何就要告辭？」文新道：「小生敝寓甚遠，有三四里路，還是早去為便。」那尼道：「貴寓雖遠，再坐一刻也不妨。」

文新看這些尼姑，個個妖豔，眼色撩人，覺得不像個正經出家人，決意要辭出去，怎奈這些尼姑，你一句，她一句，甜言美語，再三相勸。文新只是默默不出一言，卻自去觀玩。那壁上聯軸，皆是名人書畫，色色可人，迷眩心目。信步行來，轉過廊下，別入一室。文新舉目一看，見錦幕四圍，沉檀撲鼻，書畫古玩，羅列滿目，種種富麗，皆人世罕見之珍，無價之寶。轉眼一張，又見那邊壁上掛一古琴，外鑲鬢餘二字。文新暗想，此琴材質非凡，但未知其音調何如耳。這些女尼隨後，跟隨文新遊玩至此，見其光景，似不像留他得住的，口中吟出二句歌詞云：無計留春住，東風利如刀。其意蓋以為她有心要留文新，而文新無意留住也。文新轉身便問道：「女菩薩口中說什麼，想是已耽吟詠否？」這些尼姑便齊聲應道：「相公何輕眼觀人至此，我輩雖係空門賤質，實是宮室名姝，性耽黃台青燈，故長損塵念而入空門耳。今見相公風流俊雅，滿腹牢騷，故不愧羞恥，竊欲領教於萬一。」文新意尚未決。這尼姑雖非淫邪之徒，然專好與文人談論，今文新出口不凡，知必為才子無疑，決意欲留他，便心生一計來，假說：「相公來了半日，想腹中已饑，待小尼去伺一味中吃的點心來，請相公。」便留兩個徒弟相陪，自己卻去廚下弄了一回。俄頃之間，掇得一盤糕來，請文新吃的。文新不知是計，且又腹中果然饑來，況且糕味甚佳，一連吃了八九塊，便覺身輕腳重，早已瞌睡在桌上。原來此糕乃秬米磨粉，燒酒拌勻，曬乾復浸，如此五六次，又和好奇花及許多熱物在內。今日文新正墜其計。當下見文新昏迷不醒，眾尼便扶文新人內室，到牀上睡好，又留徒弟服侍文新，自去摘下一壺熱茶，以俟文新醒來口渴要吃。及至漏下三鼓，文新方才慢慢醒來，口裡還說好醉好醉。開眼看時，見那燈燭輝煌，眾尼伺立。起來穿好衣服，往外就走，急得這些尼姑趕上拉住，乃道：「三更半夜，山門俱已落鎖，相公要何處去？」文新無可如何，只得暫住一宵，思量明日回去罷了。晚上，諸尼爭相與文新快活，直弄到精疲力竭方罷。翌早文新未曾起來，諸尼早備得芡寶茯苓糕，人參龍眼肉湯，掇到牀上，要與文新點心。文新俟用過早膳，便要謝別出去。眾尼齊道：「相公何性之急也，敝庵雖陋，絕好僻處山林，別成世外，又無車馬塵紛，相公何不暫住幾天，一豁其胸衿，琴棋詩賦，儘可以消閒過日。況我輩又欲請教一二。相公以為何如？」

文新被纏不過，暗想我命何蹇至此，今日才到此地，不意閒步遇此這般潑尼，真是無計可施。急得目瞪口呆，欲要聲張起來，怎奈牆高插天，門深似海，非徒無益，恐及致害。左思右想，無可脫身，忽然想起：「李虛老的秘囊裝在衣衿內，何不拆開來一看，必有甚解救的方法。」推個解手，背地裡拆開來一看，呆了半晌。你道寫的是什麼說話？卻寫道：

九年方脫蓮花岸

外另一紙，附那保元養氣秘術。

文新看完暗想：「李虛者既知得有今日之難，何不預先替我說明，免遭此厄，倒說九年方脫此地。想是天數已定，罷了，罷了。急也無用。」只得安心住下，與這般尼姑分韻賦詩，彈琴唱和，恣情大戰。在庵一月有餘，個個通名道姓，方知老尼法號幻如，徒弟松風，水月，閒雲三人，此外服侍的女童老姥未知其數。

一日見了一個女童，手掇一個盒子進來，對幻如道：「師太命我拜上師父，因聞得近日得了一個仙客，未及奉賀。今先送一盒點心在這裡，少頃還要屈師父與幾位師兄相同過去，隨喜一番。」幻如答道：「曉得了，我即刻來。」這個女童應聲自去了。少頃又有一個女童卷發的，來清道：「師太等候已久，即同仙客一齊去罷。」

幻如对文新說了來意。文新說：「知道了。」即與幻如攜手同行。走了一會兒，方進小門，又行幾步，過一小橋，終是佛殿。入了佛殿，就有老尼姑出來相迎接，隨後又有四五個不削髮的少年美婦，一齊接見，迎入裡面，分賓主坐定。文新就問師父的法號，那老尼答道：「老身賤字真空。」指下坐五人：「皆是愚徒，名閒如，寂如，空如，靜如，皎如，皆是閥閥名家，在此修行，一向凡心不動，念道甚深。昨日聞說幻如師兄接住仙客，那後生輩聞及仙客出風入雅，絕妙詩才，各自見獵心喜，不揣固陋，欲班門弄斧，未知相公其肯賜教否？」文新謙言：「作才論劣，何足當品題。」彼此閒談一番，便欲奉杯入席。俟坐已定，輪流把盞，猜拳行令飲酒。文新見那末坐一美婦，年可十五六，生得分外秀媚。詢其道號，知為皎如，此人乃才高道韞，出口成吟。文新見她，加敬十分，她亦十分敬愛文新。言談之際，不覺紅日西沉，杯盤狼藉，各自起位閒步。少頃女童獻上香茶，文新吃了幾杯，女童提燈引文新往睡。真空先拉了文新，走到牀前，脫得精赤，倒在榻上，把雙腳豎起。文新便跨上去，放出本事，極力抽添。然後眾尼一一與文新歡娛，五人中，皎如生得秀媚，文新就拉她同睡。文新住此，可是數十餘天，自此真空幻如互為賓主，若非東院排筵，即是西庵設宴。日復一日，光陰迅速，文新住此，不覺有九年矣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